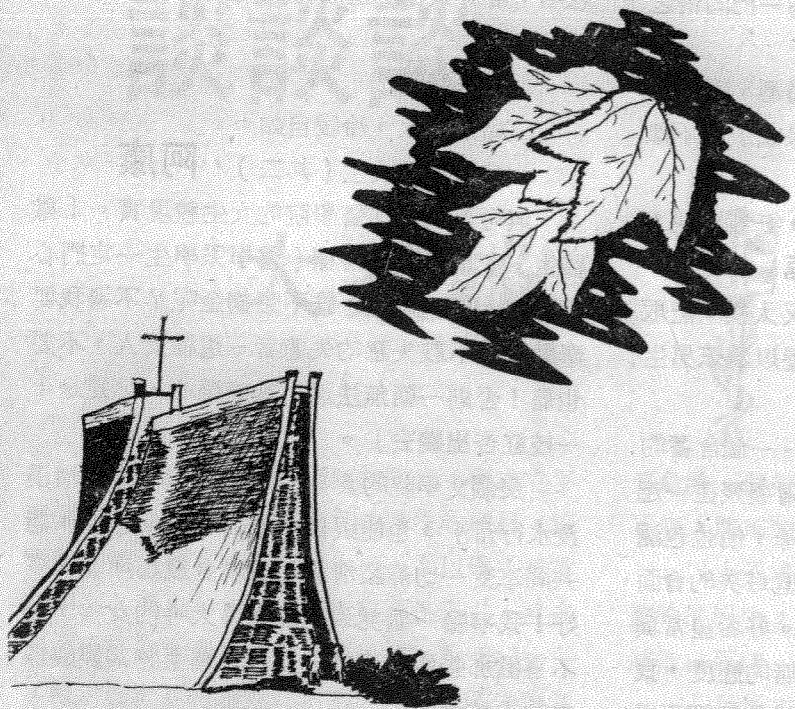




追憶·作別

相信你要問我：「爲什麼來台中？」是這樣一種自然的悸動——淑氣催著黃鳥，晴光轉著綠蘋。於是流過春來的台中，吸引著我和小玉在春假裏攜一行篋的遐意由偏北的地方悄悄地來了，起身的前夕她說：「我們同去吧，當清晨的露水還冰涼地沾在大度山初醒的草上，當雲霞正出海曙，山雲太靜生的時候，我們走出這熙熙攘攘的北城吧！」爲什麼不去？去接近和歌頌清新呢？在默默中讓我們一起去體認台北以外的奧秘。像兩塊繫不住的雲由一陣疾風吹起飄過北邊天境，在午後一長串火車笛鳴變然而逝後，我們用微笑迎接了台中耀眼的陽光。

猶記得初見紅楓的欣喜，和錯摘滿兜漆葉的傻勁，還有東大教堂下宗教，人生哲學的競辯，只道是歪理笑壞了我們，殊不知我們讓神給笑話了。鳳凰道上，風靜靜的徜徉，雨點不在意地飄落，雖然疲勞猶如美的事物是永恆的歡愉，但是時間總愛頑固的在我們談論中飛躍而過。偶爾抬頭，你不見那細迷迷的葉子也正一片一片的落下，樹那邊是另外一條街道，街道過去是另外一個地方——車站，一個該說再見和祝福的地方。



不必嘆息。我們出去：用詩句、言笑，坦然地把胸懷對著藍淨的長空，對著東海的自然，省議會的鳥囀，佛寺的魚喋，偷窺一中的樹葉如何沙沙搖動，研究公園裏的水流如何悠悠逝去。就是這些，這些才是真正屬於我們的，我們拭乾了汗痕，仰頭看熟滿眼陌生的景緻。我們要認識這世界，不是讓世界來認識我們，你說對嗎？

次晨霪雨霏霏，細細的雨就如細細的愁。初醒時覺得一種無由渺茫的寂寞，奈不住抱膝吟虛空，四週淒淒却自升起，再冉的，就像那不由自主的睡眠。原料又將惋惜雨絲會在金色的陽光中淡淡地溜散，沒想到它居然竟日留戀，淒美了帶溼意的台中，當然也更是寫意了我們的遊踪。

小儀



當我從記憶中醒來，玻璃窗外已結上一層白霧，盆景在簷下正自發亮，幾簇你寄來的花叢也還柔柔地搖擺，披著外衣從風簷下看濕淋的小園，心裡惆悵得很，那小葉綠得正好，就像去年在台中的影子。一年了，多少次的夕陽會從台上的上空流盡；我又有多少次想再在白濛濛的日子裏捕捉絲絲飛升的舊夢。啊！舊夢而已！我怎能否認，那次坐在石凳上看相思樹飛散黃花的神奇不也是一種追憶？我怎麼能否認，當我一路吟誦舊詞的美句踏雨探訪一箇箇雅緻的情景，不也是嘗試去捕捉奧非麗亞式的瘋狂而已！那些這些都該是現在的我應放棄的；那歷歷如繪的片段，就如同詩，如同音樂，厚厚的一冊，該是闔起來的時候了，長長的曲調也該停息了。讓我們把古典的幽香藏在心裏吧！朋友：別忘了在記憶中盤桓久了，一切金黃的燦爛都將逐漸消融，而看楓樹飄羽，榆樹遮天，那種早期的迷戀也會蕩然的。